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世無匹 第五回 救饑溺暗裡贈多金 為朋友熱心得奇禍

詞曰：熱腸招怨，積恨生奸，人心只是有間關。恩仇難泯，爭排擠，互摧殘，何日相忘一笑看。世務休乾，轉眼處，有狂瀾。須知防矢暗中難。求疵何處，偏報復，在儒冠。安得天家文網寬。

右調《聲聲令》

話說干白虹打死了劉天相，悻悻然攬了囊中之物，拴在懷中，走到先前坐的所在，仍悄悄兒從門邊竊聽。那夫婦二人還悲悲切切的哭著。那男人道：「我與你哭也沒有用，到得天明，這些冤寇又來糾纏了。你既情願同死，我也阻你不得，竟苦一條繩子兩頭縊著，做個懸樑夫妻便了。」婦人道：「非是我情願輕生，這些逋負實在沒法支持。今既到此地位，也不必說了，可快些上這條路罷。」兩人便不言語。

干白虹聽得仔細，便將手兒在門上敲了兩下，裡頭那人卻不知好意尋他，反認是催官糧、討私債的，不敢答應。只悄悄向婦人道：「外邊催命鬼到了，快快死休！」又聽淅淅簌簌象個上吊的光景。干白虹恐救不及，慌忙把門一腳踏開，趕進裡頭，果見一男一婦，高掛梁間。干白虹便將桌子接了腳，輕輕的解放下來。幸喜弔不多時，才解開繩子，喉間早已氣接。睜開眼看了一眼，轉大哭道：「我要做個清淨鬼，那一位不干好事的反來救我？正不知是害我哩！」

干白虹見二人已活，忙向腰間解下銀子，放在桌上道：「你們二人不消急迫，這包囊中現有白鏹，可將來還清逋負，好好做個人家，切不可尋這短見，把性命來輕賤了。」那人耳朵裡遍遍聽見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忙要掙起身來問個明白，誰知干白虹是不自見德的人，反恐他們相認，日後定然感報，未免近於沽恩，便非丈夫胸次。才放下銀子，即往外飛跑，也不進城，竟望家裡走了。

那人沒命的扒起身，忙向桌上一摸，果然有個斗大的包兒，卻是硬的，便雙手去拿，再也拿他不動，慌忙打開一看，果然是許多白物。那人喜從天降，便向婆子道：「原來皇天照顧，賜下絕大一包銀子在此。」那婦人聽得半信半疑，也扒起來一步一跌的掙到桌邊，見了許多買命東西，喜得眼睛都沒了縫，便道：「錢財便十兩五兩，也是難得到手的，方才那漢子不知何等樣人？卻把這許多銀子留在這裡，是甚緣故？」男人道：「便是。況這般世情，借貸也不肯，那人怎輕易把這幾百兩銀子，慨然用濟我們？」婦人道：「你須趕上去，尋見了他，問一個詳細。若果救我兩人性命，便是天大恩人，該詢知他姓名居處，也好上門叩謝，日後慢慢報他的恩。若居然將這錢財享用，不知感激，我與你兩個便做了忘恩負義之徒，枉生於天地間了。」那男人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便叫婆子守著東西，自己跑出門去追尋。只道去尚不遠，正不知干白虹早走好些路了。

那人不知東西南北，一氣跑了十數里，過路的人盡多，認得那一個把銀子周濟他的？沒頭沒腦，料想尋問不出，只得快快的走了回來。詩云：

小惠人人望報深，誰能誇伐總無心。

丈夫此日施恩去，肉眼應從何處尋？

且說干白虹救活一男一婦，又替陳與權報了夙恨，心裡十分爽快，忙忙回到家中，走進書房，見了陳與權，大聲稱喜道：「今早我欲進城，雖不曾乾得正務，卻做了一件快心之事，特來報你知道。」陳與權忙問：「何事？」干白虹道：「足下顛連困厄，九死一生，不知何人所致？」陳與權道：「此是劉天相負心，提棍便恨入切骨，雖死不忘。老丈為何忽然問及？」干白虹道：「小弟正因這事，已替足下泄了舊恨，故此喜之如狂。」便將遇見劉天相，被打一下，自己奪他鐵棒，將眾多衙役及劉天相一並打死，傾其宦囊，把來周恤了窮人的話，細述一遍。

陳與權頷手叫快道：「蒼天有眼，這負心人也有日在狹路相逢，受其惡報！多蒙老丈高義，為小弟泄此積憤，且以不義之物，加惠貧民，仗義施仁，一舉兩得，豈不快暢！但此番舉動，近於強劫，官府必然搜捕，老丈需要謹慎，不可使人生疑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從來丈夫作事，殺人救人，何計利害！且禍福自有天命，非人可強，足下請勿掛懷。」到次日，干白虹帶了銀子，依舊進城去謁那鄉紳，為陳與權圖謀進學之事。

那鄉紳姓段，號曰學夫，與宗師鄉、會都是同年，因在陝兩漢中府做過太守，在任上也略略要些，家中已儘夠豐足。只因宗師又是漢中府寧羌州人，曾稱過公祖，寫過治生帖子的，故此與段家甚是相好。那宗師複姓歐陽，名健，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，散為京畿道御史，特差了廣東學院，為人甚是耿介，選拔孤寒，振興文教，絕不通一毫賄賂，只因與段學夫有兩重年誼，未到任所，段學夫出境先迎。再三懇他照佛。歐陽健力辭不得，勉強許了一名。已是破例。

段學夫見宗師首肯，便托親戚在外打合。恰恰干白虹湊巧，正來尋他，段學夫連忙出來相會，分賓主坐定，獻過了茶，干白虹略略敘些寒溫，便談及此事。段學夫恐風聲不謹，如飛攜他進書房裡坐下。干白虹道：「晚生此來，特有個舍親姓陳，名可立，雖青年績學，誠恐不獲見知於文宗。因聞老先生與文宗有同譜之誼，特托晚生拜懇，欲求老先生力為汲引，如可見收，願報以誦詩之數，未識肯玉成否？」段學夫道：「文宗與小弟不特年誼可嘉，且頗稱莫逆，此事再無不妥。但三百之惠，似覺太輕。況文宗端介自持，非小弟為力，再無別路可托也，不要看輕易了。」

干白虹見他作難，知有請益之意，因說道：「舍親既愛功名。自不得過惜小費。晚生現帶有四百金，當盡以相奉何如？」段學夫道：「親翁如此高雅，小弟也不敢計論，只圖個相與便了。」當下盛席款留，寫了合同議單，兌准銀子，干白虹歡歡喜喜別了段學夫，便欲回家。

剛待出城，只見城門口擠著一堆人，不知看些什麼？干白虹也挨進去，只見簇新掛出一張告示，硃筆淋漓，干白虹原識不多幾個字兒，看來不甚明暢。只聽得旁邊的人念道：

南雄府正堂孫，為地方異變事。據保昌縣呈稱：據地方報單前事，某日五更時分，有廣州府劉通判，奉院進表赴京，路由南雄府，遇盜截劫，殺死命官及衙役多人，劫去盤纏銀兩。事幹大盜劫殺，理合申報，伏候轉申等情到縣，該本縣隨經勘驗明確，合先具由呈報等因到府。據此，除一面通詳各憲具題外，切照南雄禁地，豈容巨盜逞強殺傷官役，劫賊逃遁！已經差捕嚴緝，仍示諭軍民人等，有能察獲盜賊，當官出首，定行給賞。如有容留伏盜，及知情諱匿者，獲日一並治罪。事關盜案重情，勿得以身試法。特示！

干白虹聽眾人念完，大吃一驚，不敢站立，慌忙轉身就走。只因心裡有些惶懼，卻忘懷了袖中的議單，垂下手來，早已失落在地，竟被個人拾著去了，干白虹那裡知道！直走到半路裡，陡然轉個念頭，連忙伸手一摸，已不在袖中，吃了一嚇，如飛縮轉身，一路找尋，那裡見個字影？只得仍奔到段學夫家，告知其事。段學夫大驚道：「你怎如此放心！這事關係文宗名節，非同小可。不知是何等樣人拾去？萬一其人不良，泄漏風聲，連我也甚是不便。可惜今日這番，非但畫虎不成，連是非還不知怎樣哩？」

干白虹被他一場埋怨，頓口無言，只得別了出來，路上好不氣悶。因想道：「我怎一時懈怠，把這件有關係的議單落在別人手裡！這四百金事體還小，只是在費這些心機，卻不曾替陳與權乾得正經。倘弄出事來，我與段學夫咎固難辭，並文宗亦有乾礙，還連累陳與權淘些寡氣哩！」心裡愈加焦躁，直至傍晚，才到了家中。

陳與權接著，問其事體若何，干白虹只不回答。陳與權著疑，再三盤問，干白虹是個直性的人，那裡曉得藏頭露尾，便將遺失議單的事，向陳與權直說。陳與權聽了跌腳歎惜道：「老丈怎麼把這樣大事，一些也不謹慎，競至遺落。倘被人興起風波，這張紙兒豈不是個憑據麼？」口裡雖不敢十分埋怨，心中已是斃然。干白虹也並無抵答，只悶昏昏走進裡頭去了。

你道這幅議單是何人拾得？原來這人姓陰，名瀆，乃是江北宣州衛人，曾中過鄉榜，哥子叫做陰澤，也是個進士，現任浙江鹽

運司通判。當初歐陽健在京做御史時，那陰澤尚係京官，曾差山西西主試。有個恩拔門生姓璩，名遜玉，同時做到禮部員外。是年掄點會場同考，陰澤向因兄弟春闈不售，知璩遜玉差了分房，好不得意，便將兄弟托其提拔。璩遜玉因恩師矚付，豈敢有違，便與他個字眼兒。三場完卷，果然中了出來。誰知中是中了，未免風聲不謹，早被歐陽健察知此事，把璩遜玉一本糾參，聖旨發下三法司勘問，將璩遜玉流徙，陰澤革職。陰瀆也革去舉人，永不許考試。陰家兄弟好不銜恨，終日思想報復。只因歐陽健剛直峻厲，尋不出他的破綻，無因下手。

過了兩年，那陰澤神通廣大，不知怎樣謀為，卻又補了個通判。只因積恨未消，一聞歐陽健轉了學院，陰澤便大喜道：「從來宗師一官，謗聲易起。苟有沾染，便是我報仇的把柄了。」即令陰瀆帶了些本錢，乘便到廣東做客，瞧他破綻。那陰瀆時刻留心，怎奈歐陽健冰清玉潔，伺察了半年，只無隙可乘。是時歐陽健將欲按臨南雄府，陰瀆也束了行裝，預先趕到南雄住下。這日才到，便聞巨盜殺死職官的事，知府已有告示，掛在城門首，耳中頗覺駭聞，便步至城下，把人示看了一遍。

正想回寓，不料也是冤孽，恰恰干白虹心慌意亂，落下這張議單。陰瀆一眼瞧見，不知是甚紙兒。連忙拾起看時，見是買秀才的關節，不覺大駭道：「我半年來費過多少心機，瞧不出一些弊竇，今日無意間倒拾這樁奇貨，豈非歐陽健合當破敗，故天差地遣，把這議單輕輕的落在我手裡。」便象天書一般藏著，但不敢輕發，直候歐陽健考過南雄。那知陳與權果因段學夫之力，倒進了學。陰瀆此時已有憑據，忙寫起許多匿名謗揭，貼了滿街，星夜妝拾鋪陳，到浙江與哥子商議去了。正是：

禍自因公結，奸從積恨生。

如何挾乘矢，暗裡使人驚。

卻說段學夫雖得干白虹四百兩銀子，在年兄面前討情，把陳與權弄入了學，卻聞知外邊貼了許多謗揭，十分大駭，已知前日議單，畢竟落在個奸人手中，生出這一番風波來了。慌忙叫家人四處尋看，或是涂黑，或是揭去，不上半日，已滅了蹤跡。雖然如此，那議紙尚被人捏著，終久恐有後患，心著懷鬼胎。未幾，這些事情漸漸傳到歐陽健耳中。歐陽健大怒道：「我一生做官，從無苟且，不意反被段年兄在外招搖，把我聲名敗壞。」因致書責備，段學夫好生沒趣。

陰瀆趕到哥子任上，備細說知，陰澤十分得意，便寫封密札，並這張議單，一總封好，叫兄弟將到京中，送與一個科裡同年，囑他糾劾。那同年得了實據，連夜就參一本。朝廷大怒，立差校尉提取歐陽健、段學夫並陳與權、干白虹一千官犯，解京嚴審。

歐陽健得了這信，好不怨殺，當面把段學夫著實發作了一場。段學夫也自知做差了事，不敢折辯。撫案因欽犯重情，便先將陳與權並干白虹拿來監候。陳與權平日得恩不知，如今犯出事來，便好意翻成惡意，卻疑干白虹使心害他，早已恨如切齒。干白虹也不敢教他莫恨，只仰天長歎道：「我實心為人，不意反招嫌隙。我死固不足惜，只連累官長誣誤，朋友離心，皆是我一念不謹，以致如此。」陳與權道：「從來事由心發，若果真心為人，如此關係事件，豈有忘懷遺失之理？既然弄出這般禍來害我，反不如莫做這樣豪傑也罷。」干白虹沒奈何，只得憑他數剝。

過了兩日，校尉已到，那校尉姓夏，名禮，字杞征，河南永康縣人，乃是大理寺正堂夏時之弟，奉命來到廣東，立催人犯起解。撫按也因欽案事情，不敢耽擱，忙將官犯逐一交明，送了禮禮，連夜就發三十名官兵，沿途護衛。夏杞征作別各官，立刻開船出境。有關《黃鶯兒》曲云：

煩惱已臨頭，熱心腸，招怨尤。恰青衿早已披枷。文宗枉收，鄉紳枉求，笑財是敵不過文昌宿。好擔憂，未曾科舉，先去上皇州。

曉行夜宿，不則一日已到了蘇州。夏杞征便吩咐在楓關外泊了船，備起兩席盛灑，到得晚間，請過歐陽健與段學夫一舟坐下，又叫人把干白虹、陳與權也去了刑具，請過船來。乾、陳兩人見說校尉相請，不知是甚緣故，且又除下鎖，換上衣巾，心裡愈加疑惑，只得隨著使者，戰兢兢走過船來。夏杞征連拱進進進，遜他人坐。

干白虹與陳與權鞠躬至地道：「某等草莽賤夫，罪犯上案，方將待死之不暇，何敢當此榮遇！」夏杞征道：「歐陽先生與段老先生向有同朝之誼，乾、陳二君，亦既屬在斯文，因彼處耳之地，未曾盡個情兒，今晚特設一酌，為兩位老先生與二兄解悶。但恐客次不恭，有慢賢者，還祈台諒！」

歐陽健與段學夫恭謝道：「輩輩天末罪臣，遠勞大人旌跋涉，正愧不能少伸芹獻，怎敢反當大人厚款！」干白虹、陳與權也再三叩謝。夏杞征道：「今宵小酌，原不足以款待諸君，因有要言相訂，故不揣簡褻，特屈過我一商耳。」歐陽健忙問道：「不知大人有何台教，可即賜聞之否？」夏杞征道：「且請開懷一觴，容當奉悉。」便邀四人入席，遜歐陽健與段學夫坐了客位，自己與干白虹、陳與權昭穆相陪。

夏杞征慇懃勸，酒過數巡，才走出位來，屏退從者，悄悄向歐陽健、段學夫與乾、陳兩人說道：「小弟有句機密話兒，特欲為諸君保命此事，誠恐臨期不便交接，故先相訂一言。今大理寺堂官夏時，乃是家兄，與二位先生實係同年。家兄因知歐陽先生素性耿介，必係仇人暗害，故令小弟預先相約。此案定屬家兄審理，家兄忝在年誼，豈肯倒長奸人之智，使諸君受害不成？但庭鞠之下，此事再認不得。若一認時，便沒法挽回了。」

歐陽健道：「弟輩若蒙令兄救援，感不可言。但此事已有形跡，且事涉欽案，難道不認，就能了結？」夏杞征道：「縱不了結，也做個疑案，便可設法相救了。」段學夫道：「說是這等說，只恐不認時，刑部與都察院就要動起刑來，卻怎生區處？」夏杞征道：「歐陽先生與段老先生原係命官，初次取供，未曾奉旨，自不敢用刑。只乾、陳二兄恐不能免。臨期若能禁架，不但自己身家保全，並不壞了兩位老先生的名節，未知二兄力量如何？」

干白虹連忙答道：「晚生到法司案下，情願受刑，決不敢辜負恩德。但陳舍親書生懦弱，萬一受刑不過，一時供出真情，如何是好？」夏杞征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弟與家兄商酌，另生個法兒乾全罷了。只有一件，倘若部裡要磨勘起來，陳兄文才可出敏妙麼？」陳與權道：「晚生雖然寡陋，也還做得幾篇。因恐未能穩進，所以更謀薦引，實非不知文也。」歐陽健也說道：「陳生文字原佳，就不借段兄之力，亦可首拔，若言磨勘，委係真才，全仗令兄照拂。」夏杞征道：「既如此，諸君且請放心，自然沒有大害。」因復遜四人入席，列座呼盧，開懷暢飲。直到參橫斗柄，月下鬆梢，方始酩酊而散。

次日清早便叫開船。到揚州起早，僱下騾馬，竟從陸路進京。將近京師，夏杞征便叫干白虹並陳與權依舊上了刑具，歐陽健與段學夫也換了青衣小帽，連夜解赴法司，點名過了，押入天牢。次日會同三司審訊。只因這一審，有分教：

險處破財，禍中得福。

未知夏杞征言語是假是真是真？次日三曹讞鞫，是凶是吉？畢竟歐陽健與段學夫，可能保得前程？干白虹暨陳與權果否免得罪案？且聽下回分解。